

詩文正公遺集

卷五

中庸直解



東坡全集

許文正公遺書卷五

中庸直解

中庸

這是一書的總名。孔子之孫子思所作。

子程子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

程子是宋時大儒。名頤。字正叔。號伊川。下一子字是
男子之通稱。上一子字是後學之尊稱。程子解中庸
說。這理具於人心。無所偏倚。所以名之曰中。行之曰
用。不可改易。所以名之曰庸。

言之正公遺書卷五
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

程子又說。中者是天下共由的正道。庸者是古今常行不變的定理。如父子之親。君臣之義。夫婦之別。長幼之序。朋友之信。天下之人。誰能不由這道理行。從古至今。誰能變易得。所以說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

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。恐其久而差也。故筆之於書。以授孟子。其書始言一理。中散爲萬事。末復合爲一理。

此篇是指中庸這一本書。子思是孔子之孫名伋。孟子是子思弟子名軻。恐是懼怕的意思。程子說中庸這一本書。乃是孔門師弟子相傳授心上的妙法。孔子傳之曾子。曾子傳之子思。當時只是口口相傳。及到子思之時。恐怕去聖愈遠。後面未免有差失處。乃把平日口授的言語。寫在書上。傳與他的弟子孟軻。這一書始初說性命原於天。只一箇理。到中間卻散爲萬事。如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類。無所不備。及至末章推到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又只是這一理。

放之則彌六合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其味無窮。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。則終身用之。有不能盡者矣。

放是推開的意思。彌是充滿。上下四方叫做六合。卷是收斂的意思。玩是玩味。索是思索。程子又說。這箇中庸的道理。推開去。則充滿於六合。收斂來。則退藏於一心。中間意味無有窮盡。都是著實有用的學問。不比那虛無寂滅之教。不可見於行事。善讀這書的。玩味思索於其中。義理件件看得明白。以之脩身而身脩。以之治人而人治。自少至老。終身受用。有不能

盡者矣。

天命之謂性

命是令。性卽是理。天生人物。旣與之氣以成形。必賦之理以爲性。便是天命令他一般。所以說天命之謂性。

率性之謂道

率是循。道是道路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。則其日用事物之間。莫不各有當行的道路。所以說率性之謂道。

言文正公遺書 卷五
脩道之謂教

脩是品節之也。性道雖是一般。而氣稟或異。故不能不失其中。聖人於是因其所當行者。而品節之。以爲法於天下。所以說脩道之謂教。

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

道是日用事物當行之理。皆性之德而具於心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。如何須臾離得他。若其可離。則是外物。而非率性之道矣。所以說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

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

是故是承上文說。子思說。君子因道不可離。心裏常存敬畏。於那目所不覩之處。雖是須臾之頃。亦戒慎而不敢忽。於那耳所不聞之處。雖是須臾之間。亦恐懼而不敢慢。所以存天理之本然。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也。

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隱是幽暗。微是細事。獨是人所不知而已。所獨知之地。就指那隱微說。子思又說幽暗之中。細微之事。人

以爲可忽者。殊不知其迹雖未形。而幾則已動。人雖不知而已。獨知之。則是天下之事。更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。所以君子之心。旣常戒懼。而於此幽暗之中。細微之事。雖人所不知而已。所獨知之地。尤必極其謹慎。而不敢忽。所以遏人欲於將萌。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。以至離道之遠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

喜是喜悅。怒是忿怒。哀是悲哀。樂是快樂。子思說喜。怒。哀。樂。這四件。是入之情。未與物接時。都未發出來。

乃是人之性。這性渾然在中。無所偏倚。故謂之中。及其既與物接。這喜怒哀樂發將出來。件件都中節。無所乖戾。故謂之和。

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

子思又說這未發之中。便是天命之性。天下萬事萬物之理。皆從此出。道之體也。所以爲天下之大本。這發皆中節之和。便是率性之道。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。道之用也。所以爲天下之達道。

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

致是推極的意思。位是安其所。育是遂其生。子思又說人能自戒懼而約之。以至於至靜之中。無所偏倚。則吾之心正。天地之心亦正。故三光全。寒暑平。山岳奠。河海清。而天地各安其所矣。自謹獨而精之。以至於應物之處。無少差謬。則吾之氣順。天地之氣亦順。故草木蕃盛。鳥獸魚鱉咸若。而萬物各遂其生矣。

右第一章 前面自天命之性至萬物育焉。是子思作中庸第一章書。

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

仲尼是孔子的表字。君子是能體道的人。中庸是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平常的道理。小人是不能體道的人。反是相背的意思。子思引他祖孔子之言說。君子之人。於中庸之道。身體而力行之。日用常行。無不是這道理。故曰君子中庸。小人之人。於中庸之道。不能身體而力行之。日用常行。都背著這道理。故曰小人反中庸。

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時中是隨時處中。無忌憚是無敬忌畏憚的意思。子思解上文說。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。以其能戒謹不睹。恐懼不聞。既有了君子之德。而又能隨時以處中。故曰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。以其有小

人之心。而又無所忌憚。故曰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右第二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章

子曰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

中庸卽是那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平常的道理。子思引孔子說。天下之理。過則失中。不及則未至。惟有這

中庸的道理。不失之太過。不失之不及。所以爲至。只是百姓。每少能盡得這道理。已非是一日了。所以說民鮮能久矣。

右第三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章

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。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

道者。夫理之當然。卽是那中庸的道理。子思又引孔子說。這中庸的道理。不行於天下。我知道這緣故。只爲那明智的人。知之太過。以爲道不足行。那愚昧的人。知之不及。又不知道之所以行。所以這道理不行。

詩文正公遺書 卷五
於天下。

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

賢者是有德的人。不肖者是不賢的人。孔子說。這中庸之道。不明於天下。我知道這緣故。只是賢者好行。那驚世駭俗的事。既以道爲不足知。常過乎中了。不肖者卑汙苟賤。既不能行這中道。又不求所以知。常不及乎中了。此道之所以不得明於天下也。

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

飲食是譬喻明與行說。味是譬喻中說。孔子又說。人

於日用閒。誰不飲食。只是少有能知其滋味者。正恰似這中庸的道理。誰不要明。誰不要行。只是明不到那中處。行不到那中處。所以有太過不及之弊。

右第四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四章

子曰道其不行矣夫

孔子說中庸之道。因是不明於世。所以不行於世。子思引來。承接上文鮮能知味之言。以起下章大舜能知能行之意。

右第五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五章